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八

PC 12
1109
18



利 學 校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顧命第二十四

公

用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

二公為二伯中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

臨終之命曰顧命

疏

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

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方也此二伯即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公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

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
顧命實命羣臣叙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

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乃洗

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

故但洗盥頹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

形伯畢公衛侯毛公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

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形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形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顧望御事

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

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

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立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

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生魄為月

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

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頰張本耳傳王將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

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頰而已禮洗手謂

之盥洗面謂之醜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請醜頰是洗面知洮為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

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衮冕而有王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

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如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又留言無志以此故我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詳審敎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陳教則肄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肄不

違用克達躬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躬

為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

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

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

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

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王曰至非幾

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

恐一旦暴死不得

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

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躬

為周成其大命代躬為主至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

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

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
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
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
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
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
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
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
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
傳病日至命汝 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
偏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
也恐死 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
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
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聽之 傳今天至忽略
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
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
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

命還

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

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二臣相毛名

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相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使呂

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

顧命於康王

疏

茲既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

王

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
相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
相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
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
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王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
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
掌國之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
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
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
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
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
射禮其位亦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
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
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

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
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
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
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
出下云狄設黼辰綴衣則綴衣是黼辰之類黼辰
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
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綴之事鄭玄云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
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
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辰之上所
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辰故下句
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辰
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
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
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
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

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
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
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 正義
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
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
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相毛
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
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
相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
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
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
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
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
取虎賁也 傳明室至宗主 正義曰釋言云翼

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
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
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
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 傳三日
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
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王之將
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於此日作之既作策
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
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外階即位及傳命 越七日癸
巳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
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
待以供 狄設黼辰綴衣 狄下士展屏風畫為斧
喪用 象平生 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
所為 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

皆是以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
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
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
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 傳邦伯至喪用 正義
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
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
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相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
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
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
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立
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
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
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
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
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
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

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
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椁者斬之是與
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 傳狄下
至所為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至賤
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
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
為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
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
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
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
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
物為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
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
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
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又設四

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牖間南嚮

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

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

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蒨革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

聽事之坐東序西嚮敷重豐豆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筦彩色為畫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

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蒨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

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

珪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常也

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

寶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允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

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

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
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
所以重疏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窓也間
顧命者窓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
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
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
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
純此言筵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者其席
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
牖間之坐即是周禮展前之坐筵席之下二重其
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
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
展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
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

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
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箋桃至之坐
正義曰此筵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
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
下則云篋折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莛草席
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纁緣之蓋以白纁
黑纁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
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
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
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
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
之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設斧宸於戶牖之間
左右

几天子衮冕負斧宸彼在廟此在寢為異其牖間
之坐則同 傳東西至之坐 正義曰東西廂謂
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
禮注謂蒲席為蒨草孔以底席為蒨草當謂蒲為
蒲蒨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蒨蒨席蒲蒨謂此
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
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
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
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
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
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蚶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
餘蚶餘泉之貝飾几也此且夕聽事之坐鄭王亦
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
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
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
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
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
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
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
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 正
義曰釋草云莞苻薈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
用之為席也又云薈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
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
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
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畫帛以
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
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 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
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

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萌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為下摠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王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

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刃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治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刃為然則赤刃為赤削白刃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白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

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
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
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
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重與上
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
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
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
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
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
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
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
志劉歆以為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
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

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
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
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
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王之類嫌其非寶故云
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
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
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
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
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
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
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
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

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
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
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
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
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允和
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
知允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
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
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允和之所作則不
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
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
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
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鄭荅云成王崩在
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
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
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
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
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
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
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
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
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
者各自以前後為文五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
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
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
故指木為名耳鄭立周禮注云革輅鞅之以革而
漆之木輅不鞅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
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
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以一蓋以革輅
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
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
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
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
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
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
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
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
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
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
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
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在東宿衛勸新
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
北面對王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
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辰已下至此皆象成
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
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

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
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

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四人綦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綦文鹿子皮弁亦士一

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

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一

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疏二人

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

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
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
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
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
廂各一人故三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
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
九階鄭玄云南面二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
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
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
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
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
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
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
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
升布為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

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
言雀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
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
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
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
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
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
也綦翟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鋹屬者以劉與
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
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
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向子戟劉蓋
今纜斧鉞大斧綦翟翟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
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
長短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
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
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

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立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舜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一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
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立

太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

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

太史秉書

由賓階階御王冊命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
王麻至冊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

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
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
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
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
此禮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
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
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
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
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
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
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
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
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之篇言王
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
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
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
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
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
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
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
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
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
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
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
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
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裳
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
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纁言是常
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

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詐階者東階也謂之詐者鄭玄士冠禮注云詐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詐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

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

曰皇后憑

王几道揚末命命

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王几所道稱揚

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

臨君周邦率循大

下用是道臨君周國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

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

王再拜興

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疏曰

至光訓

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王几所道稱揚將終

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

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王几所道以示不

憑王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庫王今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

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正義曰下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

今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下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

三祭三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讚太保受王曰饗福酒

同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籩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以盥

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

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濟

祭受福濟至齒則

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濟互相備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居其

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則王

此盡

收徹

乃受至降收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

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

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啗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濟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籩

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

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

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濟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

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

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

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

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

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

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

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酌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訖也將

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
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
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
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
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
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
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
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
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
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
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齊至
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
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
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

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
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

疏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
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
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

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

疏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
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

梁文

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

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

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

王出至荅拜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

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

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荅諸侯之

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

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

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
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
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
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
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
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
明北面也 傳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
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
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
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
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
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
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
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
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
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
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
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
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
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
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
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
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傳賓諸至
奠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
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
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
侯同為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
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
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

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
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
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
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
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
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
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
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傳諸侯至其幣 正義
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
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
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太保暨
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
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殷之命

大天改大國殷之
王命謂誅紂也

惟周文武誕受

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
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

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
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

今王敬

之哉

敬天道德務崇
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
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疏

太保至寡命
義曰太保召公與

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
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
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
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

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
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
其勸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
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
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
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
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
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
起正義曰姜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姜道
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
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
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
之眾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
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
寡有也

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

一不二心之臣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

天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

樹以為蕃屏傳王業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既且顧

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

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

罷之士勵朝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臣此督諸侯

當各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

疏

王若至子羞
正義曰羣臣
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眾邦在侯
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
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
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
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
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

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

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

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

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

為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

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

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

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

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

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臣弼已也

傳

順其至見有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

使輔已足順其事而告之上文太保芮伯進言

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

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

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

之矣 子一人釗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子一人 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 傳言先 至咎惡 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 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王肅云文武 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 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 立大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觀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 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 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 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王之此誥並告羣臣諸 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 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

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 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

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 喪服居倚廬

疏

羣公至喪服 羣公摠謂朝臣與諸侯

正義曰

也鄭立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 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 臣為君諸侯為 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 以為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作畢命畢命

言畢公 見命之

書 康王至畢命

疏

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 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

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
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內史為
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
護正義曰躬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
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
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
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
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
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
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惟十有二年
中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六月庚午肫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

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

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
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惟十至東郊正義曰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
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壬
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
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
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
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
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
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
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
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肫月未盛之
明也此曰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肫者為下言壬申

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

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數告畢公

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惟周布大德於天亦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公左右統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懋殷頑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

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

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

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

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

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

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

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

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

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 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

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 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般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 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小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

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的重其功美矣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

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之

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

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

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

備以安四海安矣京圻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

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商俗靡靡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

國家今躬民利口餘疏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

風未絕公其念絕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

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

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

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
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
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
哉戒畢公以治於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
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
隱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
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
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
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
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踈遠使聞知之傳其不
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
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
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
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深善為惡故
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

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
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
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
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
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
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
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
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
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
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
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
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
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
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
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邦民利口餘
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我

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

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

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侈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

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壓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資富

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

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

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

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

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四夷左衽罔不成

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

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

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亦有無窮之間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

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

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

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勸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

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

我聞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

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敞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一流

此躬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

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階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

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

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化

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

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

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躬至僭

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以也

足 利 學

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
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
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
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 傳言殷至惟難 正義
曰謠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
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
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
止也 傳敬順至畢公 正義曰美於前
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